

諾貝爾文學獎金巨著

海與人老

漢明威原著 呂津惠譯

漢 明 威 (ERNEST HEMINGWAY)

譯者代序

漢明威（一八九八——一九六一）是一位傳奇性的人物。他報導過戰爭與革命，在二十世紀充滿了危險和暴力的背景下，他也稱頌過像愛情、勇敢這種種人類的本性。他簡潔質樸的作風極得一般年青美國作家的愛好，模倣他作風的人遠比模倣其他作家的人要多。

漢明威不平凡的一生，假如用作材料，足夠他再寫出更多的作品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他曾兩次受傷，由於他的英勇，也曾兩次受勳，「戰地春夢」(Farewell to Arms) 就是根據這個經驗寫成的。西班牙內戰使他寫成了另一本小說：「戰地鐘聲」(For Whom the Bell Tolls)。這冊書給了世人一個警惕：自由在一個國家裏受到威脅，就要在世界各處都受到威脅。漢明威對西班牙的認識，使他寫出了另一部傑作：「午後之死」(Death in the Afternoon)，這是一個對鬪牛那種殘酷儀式的傑出研究。

「老人與海」全文先在「生活」雜誌上登載，銷售了六百萬份，後來又印成單行本發行，深得批評家一致熱烈的好評。漢明威的名望會因為他不久前寫的「過河入林」(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)一書而大受損傷，至此又得恢復。「老人與海」的初稿在十六年前就已擬成。漢明威在海洋上自己就是一位技巧純熟的漁人。在這個故事裏，他寫出了他對獵魚的讚賞，也寫出了他對奮鬥着捕捉這魚的老人的讚賞。可是，本書並不僅僅

是個捕魚的故事，它是個寓言，說明了人爲保持自己的尊嚴、勇敢地與年齡，和自然界的敵對勢力獨力奮鬥。

漢明威的作品已有好幾部搬上銀幕。「戰地鐘聲」和「戰地春夢」已經演出。幾篇著名的短篇小說也改編成劇本。「麥康伯小傳」(The Short Happy Life of Francis Macomber) 兩年前上演過，另一本關於菲洲的故事·「雪山盟」(The Snows of Kilimanjaro) 新近拍攝完成。漢明威著名的短篇小說中還有「殺人者」(The Killers) 和「不敗者」(The Undefeated) 等。

訪漢明威談寫作

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哈瓦拉，天氣晴朗舒適。沒有颶風的威脅，但是有許多人包圍着「芬卡維琪」——古巴京城郊外漢明威的別墅。在跟他通電話之前兩小時，從斯德哥爾摩正式地傳來一個消息，說是漢明威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。前些日子，謠言已經紛起，報界人士對此事加以密切注意。

現在，他已在接電話了。從聽筒裡傳來喧囂之聲：大海怒濤般的聲響。他的聲調既不顯得熱烈，也沒有什麼異樣。他用一種受着抑制的語調，緩慢、清晰而謹慎地談着話。那邊有呼喊聲，低低的談話聲，顯然是從他背後來的，但是他忍耐着，他的態度是「講吧，發問吧。」他已有了談話的準備。

關於寫作，漢明威說：「一個作家必須設法做的便是儘量真實地寫。一個小說作家必須根據他所知道的創造出某種事物，並使這事物不是照相似的，或寫實的，或是現實派的，它將是一種完全新的、憑他自己的知識創造出來的東西。」

「一個作家應當做的，就是使他所要寫的東西成爲讀者的一部份經驗。」

關於批評：「我從批評——當它的性質很單純的時候——得到很多教訓。可是當批評家說我做慢、或是把其他不足爲道的罪名加在我身上的時候，我就不能得到什麼了。我相信批

評家不大懂得文學作品的鍊金術。我相信擴音器乃是文學的最大敵人，一個人如其用演說或談話來表達他的思想，則不如設法使用文字。」

問到他現在在寫些什麼？漢明威忍耐而確實地說道，「我開始寫三篇關於非洲的短篇小說。查理斯·史克利伯勒出版社要出一本短篇小說集，這三篇小說就是爲這小說集而寫的。我寫完了第一篇，而當我寫第二篇的時候，它開始得像一部長篇小說。我現在正在寫第二篇，討論正在寫着的東西，總是一件不大妥當而且是困難的事情。」

最後他說：「作爲一個諾貝爾獎金的得獎人，我不得不遺憾這獎金不會授給馬克吐溫也不會給亨利·詹姆斯——這只是就我的國人而言。比他們還要偉大的作家，也未得過這個獎金。」

「我今天會高興——更加高興，如果這獎金給於那個美麗的作家戴尼蓀，或是給予伯倫遜，後者窮畢生之力，撰寫透澈的、關於美術作品的批評文章，如果我知道這獎金曾經授予卡爾·桑堡的話，那我就最爲快樂了。」

「既然我不應該——不——既然我尊重瑞典皇家學會的決定，我不該說這一類的話。任何一個接受一種榮譽的人，都應當謙卑地接受它。」

漢明威得獎時雖然只有五十五歲，這獎金——價值最高，榮譽也最高的一種——却是由來已久。最初是在一九二四年，當他發表一部短篇小說集，名叫「我們這時代」的時候，人們都認爲美國文壇出現了一位引人注意的、獨創一格的天才。兩年後，當漢明威出版了他的第

一部小說，『太陽東昇』後，他的驚人的天才和藝術訓練，已爲世人所公認了。

他成爲一個影響力最大、最被人模仿的作家。他敢處理法克勒所說的『人心的永久不變的真理。』在漢明威的簡潔、精練而自然的筆下，熱情和才智、殘忍和愛、慾望和倫常、行動和道德，都得到堅實的造型。

他所寫的，的確成爲讀者們的一部份經驗。漢明威一生所追求的，如其說是美學的目的，不如說是哲學的目的、每一個清晰的、強力的、爽朗的字眼，似乎都表現出他對於生活所持的基本態度——因此，人們從他那裡接受到的，如其說是藝術的片段，不如說是他本人整體的存在。當然，它被我們這時代的最優秀、最自然的名匠所掩藏起來，但是它的確在那裡。人們覺得他正以全副精神，認真地從事一項嚴肅的，發現生命和生活秘密的工作。

一位嚴肅的作者畢竟總是一個媒介。他本人便是一個媒介。這樣的一位作者，他所經驗的每一件事情，他所經驗的每一件有用的事情——他所視、所嗅、所聽、所筆錄下的——都經過這個媒介而變爲真實的造型。因此，可以想像到；發生在契訶夫頭上的事情，只要它一接觸契訶夫的生活，它便立即變成短筆小說；發生在葉茲頭上的，變成詩，發生在紀德頭上的，變成優美的日記。

如果一位嚴肅的作者是一位藝術家的話，其結果便是具有真正力量的作品，因爲這作品是忠實得毫不留情、是冷酷地、不妥協地表現一個人的自我。漢明威的藝術品便具有這樣的生活上的影響，但是並無一般藝術品的冗長、或像生活那樣的拖泥帶水。他的作品自始便是

這樣。

那麼，爲什麼『正式』的表彰又來得這麼晚呢？人們除只能加以揣測的那些因素以外，每一代接受它所需要的，或判斷它所需求的——而且在我看來，批評家的一個重要工作便是正確地辨別每一代需要些什麼。人們讀到『太陽東昇』，從它領會牛的奔跑，拳師和徒步的鬪牛士之間的決鬥，伯勒特的殘忍。人們從『下午的死亡』領會到對暴力的頌揚。

而今日的現象則是我們更加恬靜地讀漢明威的作品，在『太陽也上昇』的那些捕魚鏡頭中，我們新穎地發現出田園之美，發現美國人和西班牙人之間簡潔而有趣的關係，以及伯勒特的道德觀念。

在『下午的死亡』中，我們發現對於勇猛的讚美。某些事件，另一代的前景隱了下去，它的背景顯了出來。如今，在漢明的威世界裡，仁愛、同情、謙恭已經有了地位，正如同另一世界中的戰爭、死亡和暴力那樣。

老人與海

他是一個老頭子，一個人划着一隻小船在墨西哥灣大海裡打漁，而他已經有八十四天沒有捕到一條魚了。在最初的四十天裏有一個男孩和他在一起。但是四十天沒有捕到一條魚，此後那男孩的父母就告訴他說這老頭子確實一定是晦氣星——那是一種最不走霉運的人——孩子由於父母的吩咐，到另一隻船上去打魚，那隻船第一個星期就捕到三條好魚。孩子看見那老人每天駕着空船回來，心裡覺得很難過，他總去幫他拿那一捲捲的釣絲或是魚釣和魚叉，還有那捲在桅杆上的帆。帆上用麵粉袋打着補釘；捲起來的時候，看上去像永久的失敗的旗幟。

老人瘦而憔悴，頸後有深的皺紋。面頰上生着棕色的腫起的一塊塊，那是熱帶的海上反映的陽光晒出來的一種無害的瘤。順着臉的兩邊，全長滿了那腫起的一塊塊。他的手因為拉繩子，拖曳沉重的魚，有紋路很深的創痕。但是沒有一個傷痕是新的。都是古老的，像一個沒有魚的沙漠裏被風沙侵蝕的地層一樣。

他的一切全是老的，除了他的眼睛，眼睛和海一樣顏色，很愉快，沒有戰敗過。

「山蒂埃戈，」那孩子對他說，他們把小船拉到岸上，正從那裏爬上去。「我又可以跟你一同去了。我們賺了點錢。」

老人教這孩子怎樣打魚，孩子愛他。

「不，」老人說：「你現在這條船運氣好。你跟着他們吧。」

「但是你記得有一次你八十七天沒打到魚，然後我們接連三個星期，天天捉到大魚。」

「我記得，」老人說：「我知道你不是因為疑心我運氣壞所以離開了我。」

「是爸爸叫我走的。我是一個小孩，我得聽他的話。」

「我知道，」老人說：「這是很正常的。」

「他沒有多少信心。」

「他沒有，」老人說：「可是我們有。是不是？」

「是的，」孩子說：「我請你到露台酒店吃杯啤酒，行不行，然後我們把東西拿回去。」

「有什麼不行呢？」老人說：「大家都是漁夫。」

他們在露台上坐着，許多漁夫都取笑那老人，他並不生氣。另有些年紀大些的漁人向他看看，覺得很難過，但是他們並不露出來，他們很客氣地談論着那潮流與他們垂釣的深度，還有這一天氣一直這樣好，還有他們的見聞。今天收獲好的漁人都已經回來了，把他們的馬林魚宰殺了。把魚平放在兩塊木板上，一頭一個人抬着，壓得蹣跚地走到魚房裏，在那裏等着冰車把魚運到哈瓦那的市場去。捉到鯊魚的人把它們送到那小海灣另一邊的鯊魚廠去，用滑車把它們吊起來，把肝拿掉，鰭割掉，皮剝掉，肉切成一條條預備醃。

東面有風來的時候，有一股氣味從海港那一邊的鯊魚廠裏吹過來。但是今天只有微微的一點氣味，因為轉了北風，然後風息了，露台上很愉快，晒着太陽。

「山蒂埃戈。」孩子說。

「噢。」老人說。他拿着酒杯，在那裏想許多年前的事。

「我明天去給你弄點沙汀魚，行不行！」

「不。去打棒球吧。我還能夠划船，羅琪里奧可以撒網。」

「我很想去。如果我不能夠跟你一塊兒打魚，我想給你做點什麼別的事。」

「你請我吃了杯啤酒，」老人說：「你已經是個大人了。」

「你第一次帶我到船上上去的時候，我幾歲？」

「五歲，你差一點送了命，那天還不到時候，我就把魚拖上來，它差點把船弄碎，你記得嗎？」

「我記得那尾巴砰砰拍拍地打着，划船人的座位也破了，還有你用木棒打牠的聲音。我記得你把我丟到船頭去，那兒堆着濕淋淋的一捲捲的釣絲，我可以覺得整個船在那裏抖，還有你用木棒打牠的聲音，就像砍樹一樣，我混身都是那甜甜的血腥氣。」

「你真的記得這些麼，還是我告訴你的？」

「自從我們第一次一塊兒出去，樣樣事情我都記得。」

老人用他那炙熱的，有自信心的眼睛愛憐地望着他。

「你如果是我的孩子，我就帶你出去碰碰運氣，」他說：「但是你是你父親你母親的孩子，你現在這條船又運氣好。」

「我去弄點沙丁魚好麼？我還知道有一個地方可以弄到四個餌。」

「我今天的還剩在那裏。我把它們用鹽醃了起來放在盒子裏。」

「讓我去給你弄新鮮的。」

「一隻，」老人說。他從來沒有失去希望和信心。但是現在它們變得更清新有力了，就像一陣風刮起來一樣。

「兩隻。」孩子說。

「兩隻，」老人同意了：「不是你偷來的吧？」

「我不是不肖偷，」孩子說：「但這是我買的。」

「謝謝你，」老人說。他竟能夠這樣謙虛——他太單純了，以至都沒有奇怪自己什麼時候才達到這樣謙虛的地步。但是他知道他很謙虛，他也知道謙虛並不丟臉，而且也無傷他真正的自尊心。

「明天一定收獲好，有這潮水，」他說。

「你預備到那裏去！」孩子問。

「老遠的，等風轉了向再回來。我要天亮前就出去。」

「你來試着叫他也到遠處去打魚，」孩子說：「那麼假使你釣着一條真正大的，我們可

以來幫你的忙。」

「他不喜歡到太遠的地方去打魚。」

「是的，」孩子說：「但是有些東西他看不見的，我看得見，譬如有一隻鳥在那裏捉魚，那我就可以叫他去釣鱈鯪。」

「他的眼睛這樣壞？」

「他差不多瞎了。」

「這很奇怪。他從來也沒有去捕龜，那是最傷眼睛了。」

「可是你在蚊子海岸那邊捕了許多年海龜，你的眼睛還是好的。」

「我是個奇怪的老頭子。」

「可是你現在對付一條真正的大魚，力氣夠不夠？」

「我想夠的。而且還有許多訣竅。」

「我們來把東西拿回去吧，」孩子說：「我好去拿網，再去弄沙丁魚。」

他們把用具從船上收拾起來。老人扛着桅杆，孩子拿着木箱子，箱裏裝着一捲捲編得硬硬的棕色釣絲，還有魚鈎，魚叉，和魚叉的柄。裝餌的盒子擱在小船的船尾，和木棒放在一起，木棒是用來制服大魚的，把那魚已經拖到船邊的時候，用木棒打它。沒有人會偷老人的東西，但是帆和粗釣絲還是拿回家去的好，因為怕露水，而且，雖然他很確定本地人沒有一個會偷他的東西，老人總覺得不必把魚鈎和魚叉丟在船上，引誘人家。

他們一同沿着路走上去，來到老人的小屋裏，門開着，他們走進去。老人把那裏着布帆的桅杆倚在牆上，孩子把箱子和其他的工具擱在旁邊。桅杆差不多有小屋裡唯一的這間房一樣長。小屋是用一種棕樹結實的嫩葉造成的。小屋裡有一張床，一張桌子，一隻椅子，泥地上有一個地方可以用炭來燒飯。纖維堅強的「棕樹」葉子，壓扁攤平了，組成棕色的牆，牆上掛着一張基督聖心的彩色畫，還有一張是考伯的聖處女。這些都是他的妻子的遺物，從前有一張他妻子的着色照片掛在牆上，但是他把它拿下來了，因為看着它使他太寂寞，現在它放在牆角的木架上，在他的乾淨襯衫底下。

「你有什麼吃的？」孩子問。

「一鍋黃米飯，就着魚吃。你可要吃一點？」

「不，我回家去吃。你可要我生火？」

「不，我等一會再生火。或者我說不定吃冷飯。」

「我把網帶回去，行不行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並沒有網這樣東西，孩子也記得他們那時候把它賣了。但是他們每天總要假造着，來這麼一套。也並沒有一鍋黃米飯和魚，孩子也知道。

「八十五是個吉利的數目，」老人說：「我明天要是釣到一個一千多磅重的，你樂意不樂意？」

「我去拿網，再去弄沙丁魚。你坐在門口的太陽裡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。我有昨天的報，我來看看棒球的新聞。」

孩子不知道昨天的報是否也是假的。但是老人把它從床底下拿了出來。

「泊利戈在酒窖裡給我的。」

「我拿到了沙丁魚就回來。我來把你的同我的都放在冰上，我們早上可以一人一半。我回來的時候你可以告訴我棒球的新聞。」

「洋基隊不會輸的。」

「但是我怕克利夫蘭的印第安隊。」

「我的孩子，你要對洋基隊有信心。你想想那偉大的狄瑪奇奧。」

「地特律的虎隊和克利夫蘭的印第安隊我都怕。」

「當心點，不然你連辛辛那梯的紅隊和芝加哥的白襪隊都要怕起來了。」

「你研究研究它，等我回來的時候告訴我。」

「你想我們可要買一張彩票？尾數要是八十五，明天是第八十五天。」

「我們可以買，」孩子說：「但是你那八十七天的偉大紀錄呢？」

「同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兩次的。你想你可以買到一個八十五嗎？」

「我可以定一張。」

「一張。那是兩塊半錢。我們可以跟誰借呢？」

「那很便當。我兩塊半錢總借得到的。」

「我想我也許也借得到。但是我總想避免借錢。先是借錢，後就要討飯了。」

「老頭子你穿得暖和點，」孩子說：「你要記得現在是九月了。」

「正是大魚來的月份，」老人說：「五月裡是誰都可以做個漁夫，不稀奇的。」

「我現在去拿沙丁魚，」孩子說。

孩子回來的時候，老人坐在椅上睡熟了，太陽下去了。孩子把床上那條舊軍毯拿起來，攤在椅背上，蓋住老人的肩膀。是奇異的肩膀。雖然非常老了，仍舊壯健，頸項也強壯，老人睡熟的時候頭向前傾，頸上的皺紋就沒有那樣明顯。他的襯衫已經補過這麼許多次，簡直和那帆差不多了，補釘被太陽晒得褪成各種不同的顏色。但是老人的頭部是非常衰老的，眼睛一閉着，臉上就沒有生命。報紙攤在他膝蓋上，他的手臂把它壓牢在那裡，以免被晚風吹去。他赤着腳。

孩子把他留在那裡，他再回來的時候，老人還在睡着。

「老頭子醒醒吧！」孩子說，他把一隻手放在老人的膝蓋上。

老人張開眼睛，在那一剎那間，他是從很遠的地方回來。然後他微笑了。

「你手裏拿着什麼！」他問。

「晚飯，」孩子說：「我們要吃晚飯了。」

「我不大餓。」

「來吃吧。你不能打魚而不吃飯。」

「我吃過了。」老人說，一面站起來，拿起報紙把它折疊起來，然後他開始來疊毯子。

「你還是把毯子圍在身上吧，」孩子說：「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，決不讓你只打魚不吃飯。」

「那麼你活得長長的，好好當心你自己，」老人說：「我們吃什麼？」

「黑豆和米飯，煎香蕉。還有點燉肉。」

孩子從露台酒店，把飯菜裝在一個有兩層的金屬品食盒裡帶了來。兩副刀叉和匙子裝在他口袋裡，每一副外面裹着一張紙巾。

「這是誰給你的？」

「馬丁。那老板。」

「我得謝謝他。」

「我已經謝過他了，」孩子說：「你用不着去謝他。」

「我下回把一條大魚的肚肉給他，」老人說：「他給我們東西可是已經不止一次了？」

「我想是的。」

「那我除了肚肉一定還要多給他一點，他對我們非常體貼。」

「他送了兩份啤酒來。」

「我最喜歡聽裝的啤酒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但這是瓶裝的，哈杜依啤酒，我把瓶送回去。」

「你真好，」老人說：「我們該吃了吧？」

「我剛才已經在叫你吃了，」孩子柔和地告訴他：「我想等你預備好了再把食盒打開。」

「我現在預備好了，」老人說：「我只需要一點時間洗刷洗刷。」

你在那裡洗呢？孩子想。村莊裏的蓄水，沿着這條路走下去要隔兩條街。我得要給他弄點水在這裡，孩子想，還要肥皂和一條好毛巾。我爲什麼這樣粗心？我得要給他另外弄件襯衫，還要一件外衣冬天穿，還要一雙隨便什麼鞋子，和另外一條毯子。

「你這燉肉真不錯！」老人說。

「你講棒球的事給我聽。」孩子請求他。

「在美國聯賽裡就推洋基隊了，我早就說過。」老人快樂地說。

「他們今天輸了。」孩子告訴他。

「那不算什麼。偉大的狄瑪奇奧又恢復了往日的雄風。」

「他們這一隊裏也還有別人。」

「那自然囉。可是有了他就兩樣了。在另外那個聯賽裏，在勃陸克林和費城兩隊裏面，我還是寧願要勃陸克林隊。可是我又想起狄克西斯勒，在老公園裏那樣有力地一記記打過去